

家传瑰宝

■冯要博

想独自偷偷出发,我便哭闹着怎么也不肯放他离开。

长大后,我离家到县城上学。每隔一段时间,父亲就利用到县城进药的机会,顺道去学校看我,问问我生活得怎么样,学习上有没有问题。后来,我参军入伍。这一走,一切充满了未知。临行前,父亲取出珍藏的革命烈士证明书,郑重地告诉我,这张革命烈士证明书,寄托了他年轻时的梦想,充满了光荣与力量。我知道,他想把这份力量传递给我,让我在遥远的军营里无惧风雨、勇敢前行。

新兵连结束后,我和战友们坐上运输车,向连队出发。车辆在盘山公路上缓缓前行。我裹着大衣,拨开车厢的帘子向外望去,只见一道道山峦层层叠叠,连绵不绝。山峰直入云霄,阳光穿出云层,我心中涌上难以言喻的震撼。

车厢摇摇晃晃,我的思绪四处游走。我想起出发前向父亲的那个问题:“当年曾祖父已经有了妻子和孩子,是怎样的信念让他离开家人参加革命呢?”父亲无从回答,因为他多年所珍藏的,仅是一张革命烈士证明书,没有照片,更没有故事细节。

“看云彩、看云彩,光秃秃的哨所也有乐趣;大雪能封住山,封住路,封不住士兵多彩的情怀……”唱着新学的歌曲,我来到一个“伸手能摸到天”的地方,成了一名边防战士。戍边的日子很平淡,巡逻站哨几乎是生活的全部。但我也曾在狂风暴雨中,点燃秋衣给抛锚的巡逻车烤火;在雪山上观察结束后,以最快速度下山——坐着滑下来,感受别样的速度与激情;也曾因峰回路转,见到峭壁上那手绘的鲜艳的五星红

旗而热泪盈眶;站在国门,看那连绵的雪山如同翻卷的巨浪,帕米尔雄鹰迎风飞翔……我的青春记忆因穿上迷彩而变得更加特别。

前段时间,父亲告诉我,他把那张革命烈士证明书装裱起来,摆放在书架上。我又想起了入伍前向父亲的那个问题。“爸,要不你帮我找村里的老人打听一下曾祖父的事?”我向父亲提议。

“或许蒋老太爷知道一些,他的辈分其实比你曾祖父还要大呢。”后来,父亲找到蒋老太爷,从老人家口中了解到一些往事。

那是1944年,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指挥部队与日寇作战时,不幸中弹,以身殉国。“彭将军是大英雄,大家都想去杀鬼子,为他报仇!”蒋老太爷牙齿几乎掉光了,讲话模糊不清,有时一句话要重复好几遍。父亲发来的录音里,老人家说的每句话,我都得仔细分辨,才能基本理解意思。

“当初,我也想跟着队伍去打鬼子。可你爷说,他家有弟兄4个,自己也有孩子,他什么都不怕。我年纪还小,他就把我拦下来了。”91岁的蒋老太爷,声音颤抖地讲述着。

在反反复复的聆听中,我的眼眶湿润了。在老人的心里,是新四军给了他们新生。当彭师长牺牲的消息传来,百姓难抑心中的怒火,纷纷参军上前线……就在那时,曾祖父告别妻子和襁褓中的孩子,毅然参加革命。

从入伍到牺牲,曾祖父经历了多少次战斗,有没有受过伤,家人其实都不知道。直到见到这张革命烈士证明书,家人才知道他牺牲的地方距离家乡只有70公里。

2020年,我的爷爷去世了。他生前

最大的愿望就是去双堆集镇。听说那里建起了烈士陵园,他想去看看自己的父亲,哪怕只是看看墓碑上的名字也足够了。然而,直到离世,他都没能实现这一愿望。一年后的烈士纪念日,我借着休假的机会,来到淮海战役双堆集烈士陵园参观。

陵园内,宽阔笔直的主干道通向纪念碑,碑身上镌刻的“淮海战役烈士永垂不朽”大字,在阳光的映照下,闪烁着金色的光芒。那天,我在名录墙旁,一行又一行地搜寻着。遗憾的是,我找遍了所有的名录墙,都没有找到曾祖父的名字。是啊,那么多革命先辈抛头颅洒热血,不知多少人连名字都没留下。其实也不必寻找,青山处处埋忠骨。无论他们葬在何处,倒下的身躯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脊梁。我擦干泪水,向先辈们敬了一个军礼。

今年休假,我回到阔别已久的高中母校。从校园出来后,我想到这里离烈士陵园不远,便决定前去看看。我在烈士陵园里缓缓踱步,竟无意间在一面巨大的名录墙上,找到了曾祖父的名字。名录墙落成的时间是2018年清明节。近年来,县里每年都会对烈士信息进行收集与整理,及时增添和修正烈士名录和事迹,让更多烈士魂归故里。2018年清明节,曾祖父冯传福同他的1900多名战友一起,终于“回家”了。

不久前,母亲告诉我,父亲把我获得的“四有”优秀士兵奖章同曾祖父那张革命烈士证明书摆在了一起。他反反复复用了很长时间,才摆出令自己满意的位置。我说,不用大费周章。可父亲不管,他说这是儿子获得的荣誉,如今也是他珍藏的宝贝。

说句心里话

2018年夏天,爱人将一封赴藏申请书拿给我,请我帮他看看。

那时的我们,已是相识10多年的同窗好友,彼此互有好感。从中学时,我就听他说过想当兵,想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。

我出生在新疆,雪山、戈壁、草地和羊群构成了我美好的童年记忆,兵团大院让我幼小的心灵充满了安全感。长大后,我跟随家人去了别的地方生活,内心对边防生活仍然充满眷恋。因此,当看到那封赴藏申请书时,我心中倍感亲切。

申请书的初稿言辞恳切,篇幅很长。“是不是写得太长了,反而不能一目了然看到你真正想表达的内容?”我问道。

“你说得对,我得控制好篇幅,把内心的想法表达清楚。”他表示赞同。

“说你想说的话,无愧于心就行。”其实,我当时的心情也很激动,觉得那封赴藏申请书,也寄托着我的向往。

他很快重新修改,将新版本拿给我看。文中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这样一段话:“2014年12月27日,我成为一名预备党员,次年同日正式成为一名中共党员。现在看来,为期一年的考察期,远比不上战火岁月里那句‘怕不怕死’的询问。我这1年的积极表现,也远没有硝烟战场上简短的‘怕’二字掷地有声。今天,面对新的考验,我想用青春书写新的答案。”那天,看着这封摺着红手印的赴藏申请书,我既感动又欣喜。

他有些不解地问:“我怎么觉得,我去西藏,你比我还高兴?”

我只好笑着反问:“有吗?这么明显吗?”

后来,爱人说,他递交申请书后,领导问他:“你为什么选择去西藏?有对象吗,对象怎么看啊?”他的回答是:“有一个心仪的姑娘,她支持我去。”直到这时,我才意识到,他在借请我帮忙修改申请书的机会,向我表明心迹。

面对他反复强调自己要去西藏的打算,我没有丝毫犹豫,这其中对爱情的坚定,更多是对一种热烈情怀的执着。就这样,一段异地军恋从此开始……

2018年夏天,对我们来说,是重新出发的季节。我本科毕业,留在天津读研;爱人如愿去了西藏戍边。他后来告诉我,当初他真不知“穿军装守边防”也是我儿时的梦想。研究生毕业时,我在论文致谢中写下了和他在赴藏申请书中相似的话:“愿我们都能不忘初心,在各

一封申请书 牵动两颗心

■刘沙

自的岗位上熠熠闪光。”

那年夏天,大街小巷播放着歌曲《纸短情长》,让我常常想起那封摺着红手印的、不是写给我的“情书”。

那封“情书”不长,但字字真切。爱人要给我看的,不是风花雪月的承诺,而是一个青年对祖国、对未来义无反顾的选择。

后来,我们各自又给对方写过很多封书信,但赴藏申请书上那句“无数次叩问内心作出的选择”一直盘旋在我心中,时刻提醒着我:无论未来走得有多远,都不能忘记自己当初为什么出发。

今年年初,作者刘沙沙去爱人所在单位探亲。图为夫妻俩在营区文化墙前合影留念。
次旦旺久摄



家庭秀

自豪与快乐
在小脸上洋溢
像一阵轻风
吹过运动场
爸爸温暖的眼神
妈妈灿烂的笑容
带着我奔跑
跑向那多彩与欢乐的世界
程浩配文



定格 不久前,第80集团军某旅组织开展军体运动会,邀请官兵家属参加。图为于干部金鑫和妻儿一起参加亲子趣味运动的温馨场景。
聂旺拍摄

“小插曲”

■刘凌

那年那时

多年后,回忆起那段见父母的“小插曲”,她还是忍不住会心一笑。她与军营的联系,就是在这样许多小故事中,密密地交织在一起的。

他们是高中同学。那年高考,他以优异成绩考上军校,她则考上一所师范大学。他喜欢她性格活泼开朗、善解人意;她从小就对军人充满敬仰。后来的寒暑假,他们都会见面,爱情的种子生根发芽。

军校毕业时,他主动递交戍边申请书,坚定表示要到艰苦边远地区去锻炼。他在发给她的短信中说:当兵保家卫国,我想去守边防。她等了好几天才等到他到边防哨所工作的第一个电话。那次的通话虽简短,却足以抚慰她多日来的挂念。

热恋中的他们,有太多话想说。于是,他们约好通过书信的方式保持联系。每每收到他的来信,她便会想象他和战友们在线上线上线上巡逻的情景。他向她描述官兵巡逻时擦拭界碑、退伍时亲吻界碑的情形,这让她热泪盈眶。他在信中还告诉她,因驻地气候湿润、植被丰富,哨所周围常有蛇类出没。她回信叮嘱他要当心。他神秘地说,有良方,不用担心。

那年,他递交了探亲休假报告。她满怀憧憬,期待着与他重逢。但因临时

有任务,他到家不久又要归队。商量后,两人决定一起去见双方父母,下次她去驻地和他领证结婚。

她父母很看重他的到来,一大早就开始忙活。父亲想露一手绝活,亲手做一道烧鹅。当父亲追着一只大鹅满院子跑的时候,她领着正好走进院门。

简单问候过后,母亲说:“这只大鹅跑得很快,不好抓。”

趁着这个空当,父亲一把抓住了大鹅的脖子,大喊:“老婆子,快拿刀来,别又让它跑了。”

他闻言一惊,急忙问道:“叔叔,您这是要做什么?”

“给你做烧鹅吃呀。”父亲答道。他急忙说道:“叔叔,我不吃,您还是放了吧。”

父亲愣了一下。就在这时,大鹅从父亲的手中一跃而下,叫着又跑了。她有些不解,明明记得从前她最爱吃烧鹅啊。好在憨厚朴实的父母并未在意,说:“他回来一趟不容易,这马上又要回部队了,咱们再做别的好吃的。”

数月后,她踏上了去部队探亲的路。她抵达哨所那天,他刚好带队外出巡逻,他的战友热情迎接了她。突然,一阵“嘎嘎”声传来。她循声望去,发现是几只大鹅。战友告诉她,这是哨所养的大鹅。她忽然想起了什么:“你们为什么养大鹅啊?”

“大鹅非常警觉,叫声也很大,有很好的示警作用。还有啊,大鹅的粪便能驱赶哨所周围的蛇。”

那一刻,她心中涌上莫名的感动。

温情点滴 甜在心里

■胡勇华

亲密的“仪式”。妻子常常打趣道:“你们父子俩每次打完视频,我都要擦手机屏幕。”

见哥哥跟我聊得热乎,小儿子有些“吃醋”。他凑过来,从哥哥手里抢过手机,边走边喊:“爸爸,爸爸……”那稚嫩的声音重复呼喊,对我这个离家千里的父亲来说,心里真是甜蜜。

这些年,我很多时候只能隔着手机屏幕陪伴家人。有时候,我言语间向妻子表达歉疚。善解人意的她总宽慰我,你在部队好好干,给孩子们当好榜样。

大儿子3岁那年,第一次来部队探亲。面对新环境,他充满好奇,还同连队的一条大黄狗成了好朋友。在这片孤寂而荒芜的戈壁滩,他的童真童趣时

常逗乐战友们。

不久,我被所在基地评为“十大感动基地人物”。我外出领奖的那几天,大儿子牵着大黄狗,每天在营门口蹲着等我。天气特别冷,他的小脸冻红了,手也冻僵了。妻子劝他回去,他还是坚持多站一会儿:“我想爸爸了,一定要第一个看到他回来。”

我归队那天,车刚停稳,大儿子就挣脱妻子的手,兴奋地冲过来:“爸爸!”看着他眼睛里闪着泪花,我的眼眶也红了。

这些年,孩子们的点滴成长常让我欣慰。大儿子的幼儿园老师曾不止一次说过:“你家小军娃心地善良,很有责任心。”对我来说,这是褒奖,更是鼓

家人

初冬,西北的夜晚繁星点点,安静祥和。我望着这宁静的夜色,心中泛起阵阵涟漪。“两个孩子这会儿应该已经睡了。”对家人的思念涌上我的心头。

大儿子今年8岁,上小学2年级;小儿子今年4岁,到幼儿园“体验”了一阵子。每天到了休息时间,我都会在视频里看看孩子们。

有一回,我拨通了妻子的视频电话。大儿子正在背课文:“爸爸,我等会打给你。”说完,他撅起小嘴朝我亲过来。这个亲吻动作,是我们父子俩

